

# “曲子窝”开创了河南坠子的先河

□于皓洋（郑州市文学硕士）

站在二七纪念馆上眺望，曾经与北京天桥、天津三不管齐名的民俗文化胜地老坟岗已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。还好，在这高楼丛中，西方传教士的巴巴墓还在，阿拉伯传教士默穆都哈就沉睡在这里。他的信徒在墓碑上刻写：“啊，墓中人，天使也，得无忧无虑。”于是200年来，信徒都埋葬在他的身边，这块580亩的地儿，是回民义地。草根一族在这里播撒了两粒种子：商业和民俗艺术。100年前，火车隆隆驶入，这块地儿改叫老坟岗，成为当时商界巨擘的乐土、艺人们的圣地，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，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

尘。在民间艺术的行当里，最为惹眼的是唱响京津豫三地的河南坠子，老坟岗遂成“曲子窝”。女艺人惊艳登场，“三刘”：刘桂枝、刘明枝、刘宗琴。“一于”：于忠霞。大学生赵铮等跃入中国曲艺星空，她们相继成为大师级演员。2006年，刘宗琴荣获“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南坠子代表性传承人”称号。

1925年，老坟岗已形成了以张淑贵、刘文俊、胡老四、王明刚、冯志邦为代表的河南坠子说唱中心。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，十多岁唱红郑州的中牟坠子艺人刘桂枝、独具魅力登台的刘明枝、刘宗琴，以及“于家班”的于忠霞，已经把控了整个老坟

岗。随后，宋礼荣、付礼花、马双枝、马小凤等一批女坠子艺人也在各大茶馆执筒板唱坠子。1948年11月，郑州首任市长宋致和在郑州解放不到一个月，便成立了郑州市文化教育馆，亲自听于忠霞唱坠子，即决定将评书、相声、山东快书、河南坠子艺人“收归”国有，成立了郑州市说唱团，沈云、刘明枝为团长。

我从走访坠子书艺人和查看史料得知，“曲子窝”开创了河南坠子的先河。河南坠子杂糅了豫剧、道情、大调曲子、河南大鼓、三弦等剧、曲种。老坟岗的坠子书带动了其他说唱艺术，如评书，曾有很长时间，说到老坟岗的曲艺，

可以用“三刘二马一条于”来概括。“二马”即评书艺人马素芳、马仲山。坠子书对相声、山东快书、河洛大鼓的影响至深，这应该是对传统文化民间艺术的精神守望和寻根。

老坟岗的坠子书艺人为新中国储备了艺术人才。20世纪50年代，郑州革新曲艺团、郑州市曲艺说唱团、河南省曲艺说唱团，均在老坟岗组建。

我站在二七塔上，欣赏与告别，我对这块百年来进入绝途的民俗圣地发出了心灵的颤抖与敬畏。只是，此时我面对的是老坟岗这块地儿森林般的高楼大厦。

## 郑州饮食业的编年史

□利宝生（郑州市惠济区市民）

1906年芦汉铁路建成，1908年海兰铁路洛段通车，火车的汽笛唤醒了郑州这座沉默了3000年的县城，在车站一带形成了新的市场，也为饮食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。1912年，福建人方三在大同路西段开设“别有天”饭庄。到1912年以后，先后开设了法国饭店和利兴面包房。1919年，蔡记京都老馄饨馆开业。1920年，程如明在大同路西、火车站旁边开设了豫顺楼饭庄，是郑州开业较早的很有名气的大型豫菜馆。

1922年郑州开辟为商埠，饮食业迎来了大力发展的大好时机，一批大中型饭店应运而生。火车站附近有万年春、鑫开饭店等，德化街有快活林、小梁春等，回族馆有刘登奎开设的西义楼等。在大同路、德化街还有雪官、双盛和等5家冷饮店。1930年葛记焖饼馆开业。1933年，郑州毛庄人毛虞臣，在一马路北口路西开设华阳春饭店，是郑州市餐饮业第一家有电梯的饭店。从1906年

至1936年，是饮食业稳定发展的30年。

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，许多商户复业。1951年11月中旬，郑州市工商联购买德化街小有天饭店，更名为工商堂，1953年交给市合作总社。1954年8月，河南饭店落成。1954年，市合作总社将工商食堂作为第一食堂，又分别在火车站、南关、铭功路、西大街、建设路、花园路、二七路建了七个食堂，总称为八大食堂。1956年政府实行公私合营，组建了郑州市福利公司，1957年，郑州市福利公司改为郑州市饮食服务公司。1961年，金水路上建成涉外酒店中州宾馆，伊河路建成市政府接待酒店嵩山饭店。后来在合记带动下，郑州市大街小巷出现了众多经营烩面的饭店，一度被外地人把郑州叫“烩面城”，烩面由此成为郑州市餐饮业一张名片。

1970年，郑州市饮食公司在金水河新通桥修建了水上餐厅，名师郝玉民担

任厨师长，经营正宗豫菜。1971年，又在金水河人民路桥上修建了“金水元宵”。

1978年，郑州市饮食业迎来第二个春天。1989年，郑州市饮食公司举办了以老三记风味为龙头的“美食展销月”的经营活动，收到很好的效果。1994年首届全国清真烹饪技术竞赛在沈阳举办，刘生、赵喜亮荣获“全国穆斯林十佳清真厨师”称号；合记烩面荣获“全国清真名牌风味食品”称号。1997年中国烹饪协会在杭州举办“首届中华名小吃认定活动”，合记烩面、蔡记蒸饺、葛记焖饼、三鲜伊府面、马豫兴桶子鸡荣获“中华名小吃”称号，以后，萧记三鲜烩面、郑州烤鸭、羊肉灌汤包了等小吃也先后荣获“中华名小吃”称号。

1998年，省内从业人士提出了“振兴豫菜”的口号，先后恢复了少林菜馆、西兰轩、雪园、豫顺楼等店，努力打造餐饮名店，为振兴豫菜进行不懈努力。

## 报人的回眸

□王建章（郑州晚报原主任编辑）

郑州晚报的前身是郑州日报，它创刊于1949年7月1日，1950年3月30日毛泽东主席为郑州日报题写了报头。1963年2月郑州日报改为郑州晚报，1964年12月3日毛泽东主席又一次为郑州晚报题写报头，这在我国地市级报纸中是少有的，在全国晚报中只有北京晚报和郑州晚报是毛泽东同志题写的报头。正因为如此，领袖的关怀成了激励郑州晚报人一代又一代的强大动力。十年动乱时，郑州晚报于1967年7月25日被停刊。公元1981年1月1日，当中华大地已经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时，郑州晚报犹如一台被拆散的机器经过重新组装，又以新的生命在世人面前亮相。

复刊后的郑州晚报肩负着历史的重托和责任，以崭新的姿态出发了。从此郑州晚报人又一次将自己的命运和希望与这张报纸绑在了一起。有了梧桐树凤凰自来，省内外著名作家唐弢、秦牧、邓有梅、赵大年、刘心武、南丁、王大海、刘思、陈祖芬、牧惠、李庚辰、叶文玲、二月河、乔典运、李准、蓝翎、姚雪垠、贺敬之、夏衍等纷纷给郑州晚报写稿。1987年5月11日郑州晚报承办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首届“学会奖”颁奖大会。这是改革开放后电影界首次盛会。国家广电部、中国影协、中影公司的领导等到会祝贺。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、田华、陈强、赵子岳等一大批明星参加了颁奖会。1989年郑州晚报还承担起中国晚报协会委托的全国晚报杂文大奖赛，全国20多家晚报使用统一的大赛题花，统一时间开始，统一时间结束，同一时间集中评奖，而且还将获奖作品集结出版。当这项复杂、浩繁的工作结束以后，时任中国晚报协会会长顾行、秘书长刘梦洪对郑州晚报的同志说：“谢谢你们出色的工作，你们为全国晚报办了一件大事，郑州晚报真是能担当大任！”大赛的评委之一，新中国成立前就被文学界称为“小鲁迅”的唐弢先生给郑州晚报来信说：“读了贵报刊登的杂文，使我非常欣喜、尖锐、泼辣，而且文采飞扬，使人看到了中国杂文的希望、中国文学的希望。”那时郑州晚报已进入全国晚报前六名。

郑州晚报在自己发展壮大的时候也培养了一大批作者，为国家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。工人出身的作家苏小萌说：“我的成长是离不开郑州晚报的，那里的编辑记者曾手把手教我采访和写作，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发在郑州晚报。是她点燃了我的人生理想，与郑州晚报的情感今生今世难以割舍。”

我们毫不客气地说，郑州晚报在20世纪确实创造出了自己的辉煌，这个辉煌在我省新闻出版界、在全国晚报界是可圈可点的。这个辉煌是上个世纪创造的，人们希望她在本世纪、在下一个世纪继续创造出新的辉煌！

## 鏊子烙馍

□崔清林（郑州市管城区市民）

1975年夏季，给即将升入中学的我留下了特别的记忆。

8月5日至8日，洪汝河、沙颍河、唐白河流域发生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，62座大中小型水库垮坝，加剧了驻马店、许昌、南阳、周口地区的洪水灾害。“75·8”特大洪水使29个县（市）1100万人、1788万亩耕地遭灾，109公里京广铁路被冲毁，农田建设工程损失无法估算……

洪水无情人有情。“75·8”特大水灾发生后，郑州市从市委机关到工厂、学校、街道，大家都接到了救灾通知，家家户户都领了面粉，加工救灾食品。

我家当时住在老城区，居住的几户人家的小院北边，有个空旷的没有院门的院子。院内有棵新中国成立前栽种的国槐，巨大的树冠在地上投下100多平方米的绿荫。人们提起这个院时常常不说门牌号，而是呼之为“槐树院”。

街道主任把加工救灾食品的面粉发下来后，相邻的几个院的家庭主妇、主男们就聚在一起，商量如何加工救灾食品。薄烙馍比蒸馍含水量少，存放的时间也长点儿。烙馍烙馍能省去发面时间，能尽快把馍送到灾区，最大限度缓解受灾同胞缺少吃的大问题。大家达成共识后迅速组建了“救灾食品加工联合体”，在槐树院烙薄烙馍。

随后，大人们大呼小叫着让放暑假的孩子们帮着把各家的大案板、小擀杖、陶质的和面盆、鏊子、翻馍批儿等，

搬、拿到槐树院，在地上支起十几个鏊子，摆开了壮观的烙薄烙馍擂台。

那时候老城区居民大都住平房，烙馍用的铸铁圆鏊子、熟铁制成的翻馍批儿家家都有，器具不是问题。

烙馍的上佳燃料是麦秸、刨花。它们易燃，能均匀地摊在鏊子下面，使鏊子快速升温、受热均匀。为了解决燃料问题，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们成了“燃料供应员”。有的奉命从家中取来枕头里的麦秸，有的受指派拿来了家里消暑用的旧席片，有的掂来了还能用些日子的笤帚、炊帚。有的大人还让孩子从家中抱来准备春节前烧地锅蒸、煮、炸年货用的劈柴。

敲击着键盘，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炎热的下午，耳边不停响着的是，烟熏火燎的槐树院大槐树下，母亲和街坊四邻擀薄烙馍，用翻馍批儿挑动薄烙馍并使其上下翻飞时触碰鏊子的“叮当”“叮当”声，眼前电影闪回般幻化出大人们烙馍时忙碌、汗水湿透衣裳的身影。

80年代末期，郑州开始老城区改造。老城区“土著”家家必备，备受重用的鏊子，在久居平房院落的市民们实施战略性迁徙，大规模搬到楼房居住之后，渐渐淡出了市民家庭。我家烙馍用的鏊子早已不知所终，但家里的一个角落里还放着根熟铁制成的翻馍批儿。母亲说：“留着吧，搁那儿又不占啥地方。”我想，老人家也放是想借此保留一些对逝去时光的念想吧。

## 歌唱焦裕禄（节选）

□黄玉芳（民间老艺人）

竹板一打声声脆，我们是学习焦裕禄文艺宣传队。打起竹板响四方，我们夸夸党中央，习大大，做领导，百姓个个都叫好！公款吃喝大减少，高价烟酒卖不了，全党全民总动员，加强反腐与倡廉，反腐反腐跨骏马，老虎苍蝇一起打，贪官个个胆战惊，百姓个个喜盈盈……习大大振臂呼，全国学习焦裕禄……六四年五月十四那一天，焦裕禄四十二岁命归天。六五年春色正满园，兰考千群来到他坟前，一位大爷泣不成声，他向着书记坟头三鞠躬……